

暮色中的
的澄明

◎刘鑫

当89岁的戴安娜·阿西尔在书桌前落笔，写下对生命暮年的种种思索时，她或许未曾想过，《暮色将尽》这本书，会成为穿越时光的火把，照亮无数人对衰老与死亡的迷茫。

这位活过一个世纪的英国传奇编辑，将暮年的经历与感悟铺展在纸上，没有对岁月的怨怼，只有一份历经千帆后的从容。她的文字，如同深秋傍晚的霞光，带着历经时光沉淀的温润，温柔地包裹住每个在岁月中感到惶惑的灵魂，让人们在面

对生命的黄昏时，少了几分恐惧，多了几分坦然。岁月已晚，从容可期。《暮色将尽》的字里行间，藏着不寻常的“衰老叙事”。在世人眼中，暮年常与“凋零”“衰退”挂钩，可戴安娜却写下，人能好好长大，就能好好变老。她坦然记录身体的变化，视力模糊了，便慢慢翻看旧书；脚步迟缓了，就在花园里慢慢修剪玫瑰。九月的玫瑰花瓣泛着琥珀色的光，她蹲下身时，指尖触到的是植物的脉络，是自己布满皱纹却依旧温热的皮肤。这种对衰老的接纳，打破了我们

对“老年”的刻板印象。衰老不是生命的溃散，而是时光馈赠的另一种形态。它让人们褪去了年轻时的浮躁，多了几分沉静与智慧，能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世间万物，在细微的日常中品味生活的真谛。

书中没有回避老年的痛楚，却更着墨于暮年的丰盈。戴安娜76岁退休后才提笔写作，89岁因《暮色将尽》声名远扬，90多岁仍开着车四处游历。她在园艺中观察四季流转，在绘画中捕捉光影变幻，在阅读写作中与灵魂对话。“个人生活比工作更重要”，这是她掷地有声的态度。在功利的世界里，人们总习惯将“成就”“地位”作为人生的标尺。戴安娜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工作只是生活的片段。真正的人生，藏在晨起时的一杯茶里，藏在午后窗边的书页间，藏在与老友闲聊的笑声里。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一个人能让自己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她做到了，在暮年活成了最完整的自己。她用行动打破了“老即无用”的偏见，证明无论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都能追逐热爱，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让生命始终保持鲜活与饱满。

独身生活的自由与孤独，在她笔下化作了一首散文诗。戴安娜偏爱堆满旧书与植物标本的阁楼，阳光透过斜窗投下菱形光斑，笔尖沙沙声与窗外麻雀的啁啾交织。“独处，才是我心灵完整的时刻，对他人的无期待。”她享受这种独处的完整感，却也坦诚晚年孤独的重量。只是她从不沉溺于孤独，而是主动寻找与世界相处的节奏。她和年轻人聊天，感受他们鲜活的生命力；她与老友相聚，细数共同走过的岁月。学会与自己相处，同时保持对世界的热忱，便能在独处中寻得丰盈，在交往中守住自我。独处时，她与自己对话，梳理过往的人生，沉淀内心的思绪；交往时，她汲取外界的能量，让生活充满烟火气。这种对独处与社交的平衡，让她的晚年生活既有静谧的诗意，又有热闹的温暖。

书中最触动我的，是她对死亡的理解与感悟。“看透生命的局限后才发现，我们皆是生命长河中的绚烂浪花一朵。”在伦敦郊外的墓地散步时，她看见新墓碑旁野蔷薇开得肆意，突然顿悟到，死亡亦是生命之河的一部分，不必在生气中浪费时间。她将死亡比作“秋日最后一声银杏叶的飘落”，自然而平静，没有悲戚，只有对生命循环的敬畏。她甚至幽默地设想，自己的葬礼要放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那低沉的弦音，像极了岁月在骨缝间游走的声响。在她眼中，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归，是生命循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戴安娜的通透，让我想起中元节时对故人的思念。离别或因猝不及防，但生命的意义不因死亡消散。正如戴安娜所说：“大部分人将他们的基因留在其他人身上，留在他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上，留在他们做过的所有事情上。”那些爱过的人、做过的事、留下的痕迹，都是生命延续的证明。“我还活着，我感受到完整的自己，而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强烈感受。”生命的华彩从不在青春的烈焰中，而在暮年那抹从容的微笑里；人生的价值，从不取决于是否符合世俗的标准，而在于是否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

我们终会遇见衰老，终会面对离别。我们不必为时光的流逝焦虑，不必为未竟的遗憾叹息，认真过好每一个当下，接纳生命的每一种形态，便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

乡土回望与生命韧性

◎刘培国



张克奇散文集《醒来的沉睡》以质朴而深沉的语言、个人的生命轨迹为线索，将乡村记忆、亲情羁绊与生命哲思熔于一炉，抒发了对土地、故乡、亲情、内心世界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切体察与感悟。其中涉及土地、故乡、亲情部分如《活着》《亲爱的土地》《怀念一头牛》等篇章，尤其厚重，让“乡土”不再仅是抽象的文化符号，更成为承载具体生活与情感的精神归处。

张克奇“乡土”散文通过对土地、牛、白马、月光，以及“赵庄”“推碾的手”“父母佝偻的背影”等的描绘，表达出对乡村生活的深切眷恋。《怀念一头牛》，牛不仅是生产工具，更是家庭成员，象征着忠诚与奉献。这份对牛的情感，映射出中国农耕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现了作者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守望。《白马飞奔》里，白马作为象征物，既代表自由奔放的生命状态，也折射出作者对命运与时间的思考——白马的“飞奔”与其最终的“沉寂”形成强烈对比，引发读者对生命短暂、时光流转等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考。在《乡关此处》与《月光下的故乡》中，作者描绘故

乡美景时，也不无惆怅地指出：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许多传统生活方式正在消失。这种“乡愁”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失落。在《亲爱的土地》中，土地被赋予人格化特征，成为养育生命的母亲。作者以深情笔触描绘土地与人的亲密关系，强调人应尊重自然，呼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生态意识在当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活着》则更以亲情为锚点，凭借更细腻的生活肌理还原乡村生存的本真，深化了“乡土”系列的情感厚度：一家七八口“人多地多，活累家穷心苦”，作为长子的作者与姐妹放学后推碾碾粮，去大口井推水，绳子勒得小手磨破皮，灌好的四桶水仅够一天之用；奶奶踮着小脚操持家务，父母天不亮就挑水、下地，磨煎饼糊时，子女们睡眼蒙眬便上了套。当作者“进入四十五岁后”，突然发现父母的衰老，无意间瞥见他们“佝偻的背影”，才惊觉衰老并非只显于脸上，泪水簌簌落下时，父亲一句“你儿子都十好几了，我们能不老吗”，母亲泛红的眼眶，恰恰道尽中国式亲情的含蓄与深沉。这些具象的细节，让“乡土”不再是遥远的回望，而是可触可感的生活本身：既藏着贫穷与辛劳，也理着家人共担的温暖。而父母叮嘱“你能干出一番事业，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孝敬”，既藏着对子女的期许，也折射出乡村父母的朴素价值观：“有月亮的夜晚月光呼唤父母与故乡”的场景，更与《月光下的故乡》形成呼应，让“乡愁”从地理意义上的“离乡之愁”，延伸为精神层面的“寻根之念”。在思想性层面，《活着》进一步丰富了“乡土”系列的哲思维度：文中“考学跳农门”的经历，是乡村青年对命运的抗争——因家穷上不起高中，便“憋足劲挤中专独木桥”，夜晚比谁离校最晚，早上比谁到校最早，甚至“拿圆锥扎大腿”提神，炕头还贴着“人生难得几回搏”的毛笔字。这不仅是个人的奋斗史，更折射出特定时代乡村青年“逃离”与“回望”的矛盾：既渴望摆脱贫困，又对故土难以割舍。

张克奇的散文结构看似松散，实则主线清晰。每一篇皆围绕一个核心意象展开，借回忆、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层层深入，最终指向共同主题：对乡土的热爱与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其散文语言平实自然，却蕴含浓厚诗意——他善于将日常生活细节转化为文学意象，如《月光下的故乡》中对月色的描写，既有画面感又富抒情性，让读者仿佛置身那片宁静的乡村夜晚。象征是其艺术表达的重要手段：《白马飞奔》中的“白马”象征自由与理想，《怀念一头牛》中的“牛”象征勤劳与牺牲。这些意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更拓展了文本的解读空间。作者的情感表达极为真挚，无论是对牛的惦念，还是对土地的敬仰，皆流露出源自生命深处的真挚情感——这份情感的真诚性，正是其散文打动读者的关键。

张克奇的这些散文篇章，既是对乡土的回望，也是心灵的归途。它们用朴素文字承载深沉情感，以具体物象传递抽象思想，展现出“以小见大”的文学力量。

张克奇的散文结构看似松散，实则主线清晰。每一篇皆围绕一个核心意象展开，借回忆、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层层深入，最终指向共同主题：对乡土的热爱与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其散文语言平实自然，却蕴含浓厚诗意——他善于将日常生活细节转化为文学意象，如《月光下的故乡》中对月色的描写，既有画面感又富抒情性，让读者仿佛置身那片宁静的乡村夜晚。象征是其艺术表达的重要手段：《白马飞奔》中的“白马”象征自由与理想，《怀念一头牛》中的“牛”象征勤劳与牺牲。这些意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更拓展了文本的解读空间。作者的情感表达极为真挚，无论是对牛的惦念，还是对土地的敬仰，皆流露出源自生命深处的真挚情感——这份情感的真诚性，正是其散文打动读者的关键。

张克奇的这些散文篇章，既是对乡土的回望，也是心灵的归途。它们用朴素文字承载深沉情感，以具体物象传递抽象思想，展现出“以小见大”的文学力量。

张克奇的这些散文篇章，既是对乡土的回望，也是心灵的归途。它们用朴素文字承载深沉情感，以具体物象传递抽象思想，展现出“以小见大”的文学力量。

评剧论戏

你若记得，我便活过

——观电影《731》有感

◎李凤玲

前几日，我刚去看了电影《731》。这部以侵华日军731部队在中国哈尔滨平房区所做的细菌战研究和人体实验为题材的电影，刚刚上映三天，便冲破了10亿元的票房。尽管我们都不忍看不敢看，它还是迅速在全球掀起了一股观影热潮。而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更需要有勇气走进影院，因为，我们不能忘记那段被奴役被损害的屈辱历史，只有铭记历史，才能不忘国耻。

其实电影《731》的拍摄角度，导演是用心良苦的。导演赵林山选择从平民的视角来展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做生意的王永章、南京人杜存山、会变魔术的孙明亮，马上就要为人父母的顾博轩林素贤夫妇，还有更多被抓到这“实验魔窟”里的人，他们本来都是平民百姓，都在过着属于自己的平静生活，却因为731部队这惨无人道的实验而被抓来这座魔窟，还要被欺骗什么“以健康换取自由”，最后却都在残酷的实验中被悲惨地死去：为了揭示日本人的阴谋而慷慨赴死的杜存山；为了带领大家越狱而缜密计划的王永章；一直天真地以为自己不会死的孙明亮；为了给还是个孩子的孙明亮留一线生机而故意输掉比赛的顾博轩；还有一直期盼着腹中胎儿出生的林素贤。他们，都死去了。但是，影片通过他们的眼睛和耳朵，真实而立地揭露了侵华日军的残忍：冻伤实验、烧伤实验、病毒

实验、活剖婴儿，这些可怕只是在电影上一闪而过的镜头，却也让我们观者的心，不停地战栗。这些被奴役、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在清醒之后决定寻找活下去的生机，尽管他们最后都失败了，但这也更加深刻揭露了当时731部队“夜樱计划”的有组织有预谋。当电影屏幕上打出“此地无人还”的字幕时，影院里鸦雀无声，很多人都在默默流泪。但“你若记得，我便活过”，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怎能忘记，也不会忘记！

电影《731》，在细节的拍摄与把控上，亦做得非常到位。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幕，就是影片中所有被抓去做实验的人，都被分配了编号。他们从进入这座魔窟的那一刻起，就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而一直密谋策划着逃跑的杜存山在面向日军喊出“012”时，一遍遍地喊着那句简短有力的话：“叫我杜存山！我叫杜存山！”这一细节的刻画让影院里的观者尤为动容，而电影给出的脸部特写也让我们看到了杜存山那满腔的愤怒与坚忍。是啊，我们是人，我们有名字，我们不是代号！在影片的首映礼上，其扮演者王志文说：“如果对于过去的事情，现在的事情乃至将来的事情，我们没有一个清醒的态度，我们将会在失去我们的名字！”这句话和他在剧中的表演一样，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电影《731》的高潮及结尾部分，主创

们亦做了艺术的体现。王永章、孙明亮，还有很多的实验者们，他们被绑在野地里远距离轰炸，近距离烧杀，然后被推进大坑，撒上石灰掩埋。日军想要掩埋的不仅是实验者们，更是他们这段肮脏的历史。但是王永章和孙明亮们，他们不甘心就这样被秘密地杀害和死去；他们齐心协力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先把孙明亮托举出大坑，他们一边托举一边说着自己的名字：

“我叫董殿全！”
“我叫刘汉升！”
“我叫田立顺！”
“我叫赵成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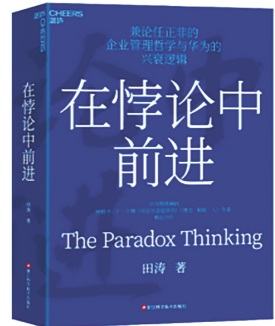
他们大声地喊着，但被众人托举出去刚刚扒住坑沿的孙明亮，马上就被飞来的子弹射中；随之爬出坑外的王永章，也在茫茫的芦苇荡中遭遇了一声枪响。然后，屏幕上所有的影像全部消失，只有一行冰冷的字幕：“此处无人还”。但“你若记得，我便活过”，这句话出现在银幕上时，我们的心再次不停战栗。

片尾曲响起来了，观众们都没有离开。我们坐着默默地听完，在起身离座时，看见屏幕上打出了这样的字：“同胞们，向前走，出口有光，有人间烟火，有国泰民安！”我含着泪，走出了影院，然后站在秋日里温暖的阳光下，感受着如今的岁月静好。但我知道，不忘国耻，吾辈自强，才能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书名：人才牵引：全面任职资格体系设计
作者：郭小磊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本书详细阐述了：对企业人才管理至关重要的全面任职资格体系“1+1”模型；企业如何搭建这套模型；这套模型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中如何实践和应用。作者采用“底层逻辑+实操案例”的方式，既重视方法论的底层逻辑，也注重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本书的所有内容都经过实践的检验，是有效的、可落地的，同时具有系统性的。



书名：在悖论中前进
作者：田涛
出版社：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公开了田涛40年管理智慧和持续思考。作者以华为公司为样本，以25年对华为深度洞察积淀为源头，用12个章节，毫无保留地从企业内部的视角解读企业组织基于悖论的进化史。可以说，本书揭示了任正非企业管理哲学的主线，也揭示了华为一路逆熵成长的密码。书中作者首度提出6大管理悖论，以及复制机制、学习机制、动力机制与代谢机制的4大管理机制，讲透了企业活下去与逆熵增长的底层逻辑。



书名：见树又见林
作者：(美) 艾伦·G·约翰逊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内容简介

《见树又见林》作为约翰逊的代表作，是为每一个想要从社会学的视角反思生活的普通人而写的，在出版的二十多年间已成为继《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与社会学同游》之后最受欢迎的社会学导论之一。在本书中，作者以清晰明快的语言与紧贴日常生活场景的例子，从结构、文化、生态三个维度剖析社会生活的基本运作方式，即社会系统与个人之间的互动。社会学告诉我们：“我们总是参与比自身更大的东西。”本书的意义在于赋予我们这种在比个人更大的系统层面上看到问题的社会学思维，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创造更好的生活。

(本栏目由市图书馆协助)



长泰话剧院版曹禺经典话剧《雷雨》将于9月26日晚在潍坊大剧院上演。《雷雨》是剧作家曹禺创作的一部话剧，发表于1934年7月《文学季刊》。这部问世91年的作品曾被改编成话剧、电影、戏曲等各版本，演出场次难以计数。

记者 付东升 整理